

依需記得，是差不多記事的年紀，明明是即將入夏的季節，午後的天氣卻彷彿跟著眾人氣氛的陰冷，伴隨灰濛濛的天色，空氣中瀰漫雨水的潮濕，濕氣就像纏在身上，揮之不去，還有心口滿滿的不安。

沁冷的風撫過草皮，小丘陵上杵立著無數的十字架，這是他對母親印象最深的東西，銀製的十字架首飾，母親總是掛在胸前，睡前會再他的床邊輕輕撥弄他的頭髮，親吻胸口的十字架，為他禱告。

「親愛的主，願祢保佑，孩子一生無憂，一切榮耀將歸祢的聖名，阿們。」

而那也是母親最終，僅能留下的東西，對孩子無盡的愛以及銀製的十字架首飾。

「龍司，回去了。」記憶中父親的手掌很暖，握著他都疼，緊實、微微顫抖，父親魁梧的背影一瞬間變的好弱小，他背對自己，背對所有人，一襲黑色的正式西裝，連領帶都打不好，藏著紅通通的鼻子揉亂他的頭髮。

「爸爸！別哭！誰都不能欺負爸爸，我會保護你的！」就像被傳染了一樣，龍司鼻頭一酸，哽著眼淚把臉埋進父親的衣服裡，口齒不清的喊著，逗的旁邊的人，甚至自己抱著的父親，都「咯咯」難聽的笑著。

百合花很漂亮，捧在手心就像新娘一樣，父親說「媽媽躲起來了」卻沒說原因，他又說，如果自己每年的這個時間都帶著百合花來小山頭的十字架找她，她會知道，這是真的，因為每次留下的百合花隔天都會變成母親拿手的曲奇餅，從那之後的每一年都是，母親可能沒辦法出席他所有的畢業典禮，但是、儘管只有一點，在龍司心裏永遠佔有一席之地。

爸爸，你知道嗎？媽媽做的曲奇餅是鹹的，砂糖放太多了。

---

END.